

心
丝
花
语

三 味 集

刘立仁◎著

◎ 写东西时，我爱用「远山」这个名字。这不只是一个普通的笔名，在我的心中，永远地存在着一座山，一座遥远的山，阿尔金山。它虽然并不出名，却是我心中的圣山；在那里，我度过一生最为珍贵的青春岁月；在那里，我们奋斗，我们痛苦，我们彷徨；在那里，我们的一些伙伴长眠……

华
文
出
版
社

校园文学丛书 ■

I267
LLR

三味集

刘立仁◎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味集/刘立仁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5. 9

(校园文学丛书. 心丝花语)

ISBN 7-5075-1902-3

I. 三... II. 刘...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7112 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bs@263. net

电话: 010-63370164 63370169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 38 印张 107 千字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5000 册

(全十册) 定价: 198 元



目 录

石大爷.....	(1)
大老赵.....	(4)
方 圆.....	(8)
手绢儿.....	(12)
孙宏智.....	(15)
我师傅.....	(18)
悼兴斌.....	(21)
陈 山.....	(25)
平.....	(28)
雁南飞.....	(31)
廊坊有吾师.....	(34)
站 街.....	(37)
缘.....	(41)
相伴永远.....	(44)
阳光灿烂.....	(47)



乘车记.....	(50)
本命年	(101)
不想再“聚会”	(104)
大树无言	(107)
德麟酒家	(110)
等候班车	(112)
体育如戏	(115)
感谢米卢	(118)
阅读足球	(121)
快乐阅读	(124)
那时候.....	(127)
男人不要节	(130)
喜欢过节	(133)
闹市寻故居	(135)
老妈“台长”	(138)
失恋的影迷	(141)
说“禅”道“缘”	(145)
我的书法艺术	(148)
我写我家	(151)
小 店	(154)
熏 香	(157)
再入都市	(161)

目 录



再见了，鲁院	(165)
绿 色	(171)
吃在新疆	(174)
若羌散记	(178)
逛博物馆	(182)
逛鸟市	(185)
逛早市	(188)
逛夫子庙	(191)
逛白沟	(194)
逛庙会	(197)
丽江纪行	(200)
符拉迪沃斯托克日记	(204)
大理纪行	(207)
青海三景	(210)
枯水季节游三峡	(214)
蓝色的眼	(217)
两河口	(219)
想起了大西北	(223)
重庆印象	(226)
年轻真好	(229)
识 荷	(232)





石大爷

石大爷是我妈的同事。

我妈那时候在一家小医院的挂号室上班。石大爷在传达室看门。

初识石大爷是在1968年。我家搬家，石大爷来帮忙。搬家那天不知从哪儿淘换来一辆大平板车，不是平板三轮，而是中间有两个大轱辘，前边有两个短木腿，两个长车把儿的那种。当时这种车靠人力驾辕。有时用来运输，有时用来卖货，车一停，就是个稳稳当当的柜台；车把一抬，连货带人拔腿就走，十分方便。

我们家那阵子挺穷，但破桌子烂板凳，也装了满满的一车。往新家动弹时，石大爷主动要求驾辕也只能让他来驾辕。除了石大爷，我们一帮十几岁的毛孩子，谁都没有摸过这玩意儿。

面对着上边堆成小山似的大平板车，石大爷脱下外衣搭在肩头，只穿着一件黑色的中式坎肩，两条胳膊稳稳地架在车把上，道：“小子们，前头带路。”话音未落，小山已开始移动。胡同窄，车子宽，东西多，



又捆得不太牢靠，我们顿时生出种种担心。但石大爷步履轻松稳健，人与车似乎融为了一体，只见车子像长了眼睛一样在小胡同里左钻右拐，我们这些带路的孩子得在前边一溜烟地小跑。

中午饭是在老家的院子里吃的，吃什么忘记了，只记得没有肉，我妈说：“你石大爷不吃肉。”喝着用暖瓶提来的冰镇散啤酒，我问石大爷驾车为什么这样利索，他道：“瞧我这双鞋，特跟脚。”这时，我才注意到石大爷穿的是手工纳底的洒鞋，在我的印象里，只有会武术的主儿才穿这种鞋。于是，我又问：“您会功夫？”石大爷笑笑，道：“孩子，喝酒，喝酒。”

再次和石大爷近距离地接触，是我妈他们医院迁到甘肃定西之后了。石大爷没有随大拨人马去五十里外的内官营，一个人在定西煤炭公司干老本行看大门。煤炭公司离火车站很近，石大爷那儿便成了我们上下车的落脚处。

这时候，我已从我妈的嘴里，陆续地听说了石大爷的一些事情。石大爷是门头沟人，小时出过家，后来还俗了，可仍保持着许多出家人的习惯。几十年如一日地留光头，几十年如一日地单身；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吃肉。我还听我妈说，石大爷吃的东西比肉贵。三九天，他吃千里飘香的黄瓜；春天，他尝那第一拨儿上市的西瓜……

石大爷



可当我去定西煤炭公司石大爷的宿舍时，却很少看见什么俏货了。不是石大爷改了口味，而是这地方根本没有这些东西，弄得老爷子一年到头只能炒土豆、摊鸡蛋下酒。也许是长年亏嘴？也许是岁数一年年大了？也许是二者兼而有之。在有限的几次见面时，我发现石大爷老了，虽说是光头，但头发茬白多黑少了。听说，在这儿，有不少热心人给石大爷介绍老伴儿。石大爷也有些动心，但想找个自带粮票的，最好是又有城市户口又有班上的，可谈何容易。

和石大爷在一起，也没什么好聊的。他和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小子，你妈不易，要好好地孝顺你妈。”无论时间早晚，不管行李多少，石大爷每次都送我到定西那小小的火车站。听我妈讲，她们麻烦石大爷的时候更多了，可老爷子一直笑呵呵地送往迎来……

1978年，我从西北回到廊坊，就再也没见过石大爷。听我妈说，石大爷55岁退休后回过门头沟，和亲戚处不好，又回了定西。不久，得病去世了。



大老赵

大老赵曾经是我家的邻居，那阵子我住东郊。大老赵在我们那一带很有名，人们传说，她年轻的时候，用自己的美丽，换来了一座宅院和一双儿女。他的丈夫，不过是个摆设。

我在东郊住了大约二十多年。前十几年我在外地，后十几年上班的地方远在南郊，天天早出晚归，让我一直没有见过大老赵，只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仍能断断续续地听到一些她的消息。今儿说她靠上了一个老干部，那老东西常开着小轿车上她的家里来；明天说她儿子犯事了，被发配到青海劳改……

别的传闻我辨不清真假也不想去辨别，我只知道，大老赵的儿子在青海是真的。为了给儿子写信，她几次找我帮忙。

我见到大老赵时她约莫四十五、六岁，大高个，大脸盘，大眼睛，说话略带河北口音。按街坊的辈分论，我该叫她“婶”。

大老赵每次登门都不空手，有时拿一小捆青菜，有时装几个鸡蛋；信封、信纸也都自备。



不知别人在她面前说了我些什么，大老赵第一次来时坐在椅子上，腰板儿挺得直直的，好像一个特别规矩的小学生，弄得我怪不自在。幸亏一说起儿子，一说起青海，她立时活泛了许多。

她知道我在青海修过路，每次来都让我说说青海的山山水水，青海人吃什么、喝什么，青海人怎么娶媳妇……每逢说起这些，她都眼睛一眨不眨地听，那份聚精会神，又像个课堂上的小学生了。

给儿子写信，当然是她说我写。说不了两句，她的泪水便会流下来，说的话也常前言不搭后语，弄不清那句是说给儿子那句是说给我的：“我们三儿（我弄不懂，大老赵只有两个孩子，为什么管儿子叫三儿）是个老实孩子，就是有点傻。人家偷驴他拔橛儿，为了一个西瓜，他就动刀子。三儿三，妈想你呀。自打你走后，妈就爱睡觉，只有睡着了，做梦才能看见你。可妈想你，想得睡不着。三儿三，妈恨你，恨你不争气，让人当枪使。三儿三，你在那边一定要好好劳动，千万别再干傻事了。你要的烟、白糖、奶粉，妈给你寄。你还要什么，千万千万告诉妈……”

我知道给三儿的信要经过检查，因此，每次落在纸上的话总是老一套：“家里挺好，请你放心。你一定要认真学习，努力改造，脱胎换骨，争取减刑……”我这样写，觉得有点对不起大老赵；我有时甚至一个



字也不想写，就让大老赵的泪水滴在信纸上，然后寄给三儿；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我怕在青海那边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又怕三儿根本不理解他妈妈的心。三儿几乎不给大老赵回信，有限的一、二封信，只有三、五句话，大都是要这要那；字写得还顺溜儿，错别字也不太多。大老赵把儿子的信带在身边，逢人便说：“我们三儿来信了，我们三儿会写信了，我们三儿是个老实孩子……”

那一年的秋天，具体哪年忘记了，大老赵非要去青海看儿子。虽说给三儿的信地址写的是个什么信箱。但我知道青海劳改的地方设在大柴旦、德令哈那边的戈壁荒滩中。去那里，要坐几天几夜的火车，还要坐几天几夜的汽车，路况气候等条件极为恶劣。于是，当大老赵和我打听怎样去青海时，我尽力劝阻她不要去，可又不敢把话说得特别透。

大老赵终于去青海看儿子了，一个月后平安回来。听我们那口子说，人瘦了一大圈，眼睛更大了。过了几日，我估摸着大老赵又该找我写信了，我们那口子突然告诉我：“大老赵死了！死在商店里了。说是给儿子买暖水袋，和售货员说着说着话，一下子出溜到地上没气了。”

过了几年，三儿回来了。我在街上见过他，大高个，大脸盘，大眼睛，特像大老赵。当时，我有心叫

大老赵



住他，想问问他妈去青海的情况，问问他还记得我写的那些信吗？但我什么也没有问，我问自己，有这个必要吗？

又过了几年，我搬到北郊了。听我们那口子说，三儿靠着出租大老赵留下的房子，娶了媳妇，生了儿子，小日子过得不错。



方 圆

集

方圆是我的发儿小。

初五那天傍晚，我打电话问候方圆，他正在单位值班。我问：“晚上吃什么？”他道：“饺子呗，破五嘛。”我笑道：“不能破了规矩。”他亦笑道：“那当然。”

初八那天上午，方圆给我打电话，我正在单位看报。我问：“你在家还是在……”我的意思是，他如果在家，我把电话给他打过去，好省他几个电话钱。不料，方圆没容我说完，便道：“单位，我不去了。破五儿那天晚上，我回家吃了一趟饺子，不知被谁打了小报告，我不干了……”

说实在的，听了方圆的话，我十分吃惊。不是为他不再值夜班，而是为他初五晚上回家吃饺子。要知道，方圆的家离单位足有 20 里；要知道，方圆的饭量现在很小，一顿饭也就吃十五、六个饺子。为吃这么几个饺子，快 60 岁的人了，骑车跑四十里路，顶着五、六级的西北风，还被单位……换了别的人，我早就会说上几句风凉话了；可对方圆，我不敢；岂只不



敢，我还要赶快劝慰：“退休返聘就那么回事。不干就不干。有合适的，咱再找。”方圆亦道：“再找，再找；再说，再说。”

放下电话，我苦笑。方圆返聘的这个差事干不长，我早有预感。原因只一个，他太规矩太认真了。我几次听他抱怨，他负责带班的几个电工、门卫半夜偷着睡觉，叫他抓了“现行”。他逮人家，人家怎能饶了他？

不知是父母起的名字决定了方圆的性格，还是父母先知先觉给他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反正方圆的为人处世，让人时常想起“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古训。

小时候，我们撒尿活泥，上房揭瓦；方圆瞪大眼睛，坐在小马扎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上学了，我们上课说话，回家打架；方圆戴着小眼镜，课上课下地念：“一、开学了；我们上学。二、学校里，同学很多。”“文革”了，我们结伴儿去八大学院看大字报。那时，平安里、十条豁口等许多地方有免费班车，供外地的串联学生乘坐。我们也常大摇大摆地去坐，都是红卫兵小将，谁还查谁的户口？方圆不坐，一次也不坐。他说：“那是给外地的学生预备的，我们是北京的，怎能坐？”守规矩，方圆不坐免费的班车；图省钱，也不坐公共汽车；他去八大学院，走着去。去了清华去北大，去了钢院去矿院，顶着星星去，



伴着月亮回，边走边念：“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插队了，方圆去了山西。生产队长火眼金睛，发现方圆是块“看青”的好材料。方圆也不负重托，提着杆红樱枪，不分昼夜，田头地尾地转，队里青庄稼“失踪”的案件少了许多。直到有一天，方圆看见队长拎着麻袋在玉米地里加“夜班”，方圆秉公执法，人赃俱获。可队长还是队长，方圆却变成猪倌。方圆喂猪嘴也不闲着，边干活边念：“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返城了，上班了，领导慧眼识才，让方圆当了统计，进了科室。有应酬，领导起初领上方圆，一来方圆生得圆头方脑，戴着眼镜，十分体面；二来方圆酒量极佳，半斤二锅头毛毛雨，一斤白干胜似闲庭信步……去了一次，方圆道：“妈呀，这一桌饭够我在生产队挣十年的。”他不是自言自语，而是广而告之。自此，领导不再带方圆去吃饭，让他去管车间的生产定额、下岗人员再就业。方圆边干边念：“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

办了内退手续，方圆没有在家享一天清福，接着返聘在单位值夜班，谁知干了没几天……

十五的中午，我和方圆聚会。地点照例是在爆肚冯，照例是一人一斤爆肚，他半斤二锅头，我一壶免



费花茶。如无大事，我们俩每个月在这儿见一次面，花费轮流做东。那一天，我不但做东，而且还给他带来了好消息。一盘爆肚下肚儿后，我道：“方圆，我给你寻摸了个差事，在超市里看有没有人偷东西。”

一边说，我一边看着方圆的神色，惟恐那句话说得不对，伤了老兄的自尊。方圆没有问挣多少钱，也没有问是哪一家超市，大手一挥道：“什么差事我也不干了，坚决不干了！”许是见我一脸疑惑吧？方圆又道：“单位返聘我，我不能不给面子，凑和干几天。他们真的看得起我，何必让我提前退休？咱哥俩知根知底，这几十年，为养家糊口……陈谷子烂芝麻我不说你也一清二楚。好不容易熬到退休，我何必再看人家的脸色，听人家的……初五回家吃饺子，我那是成心。如果我手下的哥几个不告发我，说明我还得人心，我还有可能多干几天，可是……”长叹了一口气，方圆闷头吃爆肚，喝酒。

我也一时无话，吃爆肚，喝茶。

